

《抱朴子內篇》

校注譯析

金 毅 撰

音爲知者珍

書爲識者傳

—葛洪《喻蔽》

藉衆術之共成長生

—葛洪《微旨》

浪盡猶堆一岸雪

輝餘尚映滿天霞

—自勉

2010年7月17日

《抱朴子內篇》

校注譯析

金 毅 撰

音爲知者珍

書爲識者傳

—葛洪《喻蔽》

藉衆術之共成長生

—葛洪《微旨》

浪盡猶堆一岸雪

輝餘尚映滿天霞

—自勉

2010年7月17日

目 錄

例言	1
前言	4
一、玄、道、氣、一	4
二、道 本儒末，內聖外王	7
三、藉衆術之共成長生	8
四、神仙可以學致	9
五、葛洪神仙道教的特點	11
六、葛洪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成就	13
七、大輅椎輪，綢奇冊府	14
暢玄卷一	18
論仙卷二	33
對俗卷三	77
金丹卷四	102
至理卷五	158
微旨卷六	184
塞難卷七	208
釋滯卷八	224
道意卷九	251
明本卷十	271
仙藥卷十一	293
辨問卷十二	325
極言卷十三	342
勤求卷十四	360
雜應卷十五	381
黃白卷十六	407
登涉卷十七	431
地真卷十八	461
遐覽卷十九	472
祛惑卷二十	487
抱朴子內篇序	499
參考書	503
附錄一：《抱朴子內篇佚文》	506
附錄二：《晉書·葛洪傳》	508
附錄三：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509
附錄四：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510
附錄四：葛洪撰述書目表	510

例 言

《抱朴子內篇》是葛洪標心送懷，藉衆術共成長生之作，本書圍繞這一主題展開，與關注煉丹、服藥、行氣、導引、房中術、養生，珍惜生命、爭取益壽延年的各界讀者，交流解讀《抱朴子內篇》的心得。

校文不單列，與注文相結合，一般放在注文之前，有的則放在後面。

通假字，不視為誤字，而按通假字處理。照顧當今讀者，一般不用借字。

各家校文，或照錄，或摘錄，或概述，凡正確的遵從。如《論仙》“鼓翮清塵”之“清塵”從楊明照《校補》作“清虛”，并用《外篇·勸學》《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三之文補證之。

依據詞語語源或出處校之。如：《暢玄》“而輶藻悅”孫星衍校“悅”爲“悅”，據《論語·公冶長》“山節藻梲”，以證無誤。《外篇·吳失》“入游王根之藻悅”亦可證。《金丹》“南夷得衰衣以負薪”孫星衍校：“（夷）《意林》作‘域’。”以《詩·魯頌·閟宮》、《公羊傳·僖公四年》、司馬相如《喻巴蜀檄》之文證“南夷”有據。《勤求》“惜美疾”之“疾”，孫星衍、王明校作“病”，據《左傳·襄公二十三年》“美疾不如惡石”以證無誤。《地真》“知白守黑”之“黑”，據《莊子·天下篇》引老聃曰、易順鼎《讀老札記》說，校作“辱”。

援《內篇》與《外篇》例句校證。如：《論仙》“龜鶴長存焉”，王明校“龜鶴”爲“龜蛇”。按：“龜鶴”連文，本篇兩例，《對俗》八例，《微旨》一例，當全書一致。《金丹》“流移俗”王明校爲“流移”。據《暢玄》《論仙》《對俗》《金丹》《極言》《祛惑》《外篇·逸民》《交際》《擢才》《安貧》《博喻》第73首、《廣譬》第45首作“流俗”。

用作者的常用語校證之。如：《對俗》“其壽安可學乎”，王明校“可”下有“得”字。《遐覽》“可問以吉凶安危”，《經訣》五“可”下有“得”字。“可得”見於《論仙》四例，《對俗》兩例，《外篇·逸民》一例。《雜應》“身輕不極”之“極”陳其榮、王明校作“困”。按：《仙藥》“終日不極”、《登涉》“遠行不極之道”、“不但涉遠不極”，作“極”是。

涉及道家或道教的詞語，據道家或道教典籍校之。如：《金丹》“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查《籤》六七作“埋之即爛，燒之即焦”。《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二“焦”後有“停之即朽”四字。卷十三亦有這幾句：“夫草木之爲藥也……煮之即爛，埋之則腐，燒之則灰，停之則朽”，《金鈞經》中“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三“即”字均作“則”。據這幾部書合勘，這幾句似當作“草木之藥，煮之則爛，埋之則腐，燒之則灰，停之則朽”。《登涉》“山卿宅尉”，檢《經訣》一有“山卿澤尉皆來侍從”之句，《經訣》五“宅”作“澤”，《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上有“真人玉女玉童素女青腰諸百鬼山卿澤尉皆來侍從”之句，當作“山卿澤尉”。

人名從相關典籍校之。如：《論仙》“素姜之說讖緯”之“素姜”，王明校爲“素姜似即李庶姜，名合”，本書校爲“姜合”，詳見校文。《釋滯》“信、越釋甲”，據崇文本、《外篇·嘉遁》“信、布陷大功之刑”、《任能》“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當作“信、布”。《道意》“少千之効伯率”，據《太平廣記》四百五十六《楚王英女》引《列異傳》“伯率”作“伯敬”。《辨問》“夫班輪倕狄”孫星衍校：“刻本無上（輪倕）二字。”據《論仙》“夫班、狄不能削瓦石爲芒針”、《外篇·尚博》“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文行》“而班、狄擅絕手之名”，當作“班、狄”。

物名。《道意》“猶能賞善不須貸財”，“貸財”各本皆同，未校。疑“貸財”爲“貨財”之誤，“貨財”爲秦漢以來通語，見諸秦漢典籍。

植物。《黃白》“飛君根”，疑“飛廉根”或“飛輕根”之誤。飛廉又名飛輕。飛廉根：中草藥名。見《本草綱目》十五《飛廉》。

動物。《金丹》“羊鳥鶴卵雀血”之“羊鳥”當作“陽鳥”。又名陽鴉，似鶴而小。見《本草綱目》四十七《陽鳥》。《登涉》“運日鳥”孫星衍校“運”爲“雲”。按：作“運日”“雲日”兩可。鳩鳥之別名。見《楚辭·離騷》“吾令鳩爲媒兮”王逸注、《國語·魯語上》“使醫鳩之”韋昭注。《登涉》“又有短狐”之“狐”，據《說文·蟲部》“蜮”段玉裁注、《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南方謂之短狐”、《論衡·言毒》“南道名毒曰短狐”之文，當作“狐”。

煉丹物。《金丹》“紫遊女”據《石藥爾雅》卷上《飛煉要訣·釋諸藥隱名》當作“紫女”，即紫石英，赤色戎鹽。《雜應》“河伯餘糧”當作“禹餘糧”，礦藥名，一名白餘糧，一種石中如

面細粉。《黃白》“寒羽涅一斤”，據《諸家神品丹法》卷一、《山漲經·西山經》、《北山經》、《神農本草經》、《太清石壁記》卷中《丹經祕要口訣》、《本草綱目》十一《礬石》，“寒羽涅”當作“羽涅”。

不知魏晉詞義而誤校，引六朝詞語校之。如：《論仙》“天壤之覺”王明校：“敦煌、影古寫本‘壤’作‘淵’，‘覺’作‘降’。寶顏堂本‘壤’作‘淵’，‘覺’作‘隔’。”按：覺通較。相差。《世說新語·輕詆》13“高柔在東”條劉孝標注引孫統《高柔集叙》：“婚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

以前人所校，校前人、今人之誤校。《論仙》“與井墓論海”之“墓”孫星衍、陳其榮、王明校，均欠妥，從王引之校作“魚”。

遣辭、對仗、排句，與修辭相關，從修辭角度校之。如：《勤求》：“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各本同。按：“勞辱”見於《韓非子·孤憤》“主上勞辱”。但就遣辭而言，用此似有未妥。《外篇·崇教》《疾謬》《吳失》《詰鮑》《窮達》皆“榮辱”連文，作“榮辱”爲宜。《極言》“臥不及疲”，《籤》三十五“疲”作“憊”。注：“憊，居致切，強也，直也。”遣詞形象貼切，當從。《論仙》“思理則清澄真僞”王明校：“‘則’下影古寫本、宋浙本有‘足以’二字。”按：“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與“思理則清澄真僞，研和有無”字數相等并駢對，不當增“足以”。《金丹》“鬼神來侍，玉女至前”，《經訣》卷二作“鬼神侍，玉女至也”。三字句對仗，文字省淨。當從。

與語法相關者，兼顧語法進行校勘，如詞類、語序、複句與連詞、上下文例等。《論仙》“求神仙之幽漠”楊明照《校補》云：“‘之’字當從敦煌作‘於’。”按：“之”相當於介詞“於”，古有其例。劉向《說苑·權謀》：“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之”“於”互文對舉同義。《釋滯》“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據《御覽》四引葛洪《潮說》佚文，“濤潮”當乙作“潮濤”。

涉及音韻者，按音韻校勘。《雜應》：“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當從孫星衍、陳其榮校“滓”作“屎”。“生”“清”耕部字相押，“死”、“屎”脂部字相押。“滓”爲之部字，與“死”不在一個韻部。魏晉時，之部字與脂部字尚分別較嚴。

與文字相關者，以字形分析證之。《祛惑》：“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終已：王明先生本作“終己”。按：“已”“己”“巳”三字形近易混。當作“終己”。終己：猶終身。《資治通鑑·周顯王十六年》“而王終己不知也”胡三省注：“終己，猶言終身也。”《至理》“燕知戊己”“逍遙戊己”之“戊己”，王明本、顧久本作“戊巳”。據吳淑《事類賦》十九《燕》“性知戊己”引《博物志》曰，當作“戊己”。

前人未校，而有待書證者，以“疑誤”校之。如：《至理》“轅豚”疑爲“轅駒”之誤。

兩可者，只列異文，這類例子很多，存而不校，以待校勘名家。

《內篇》內容涉及諸多面的知識，本書箋注盡可能體現這一特點。

書名與篇名是《抱朴子內篇》全書的綱目。書名《內篇》與《外篇》以“內聖外王”、“外學”“內學”解之，見《抱朴子外篇》之《前言》。篇名在每篇首段正文之後，以第1條注文表示。如《金丹》：方士煉金石爲丹藥，以爲服之可以長生。葛洪《大丹問答》：“夫一陰一陽謂之道，一金一石謂之丹。”天臺紫陽真人張平叔《金丹四百字序》：“七返九還金液大丹者，七乃火數，九乃金數，以火煉金，返還本源，謂之金丹也。”《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二“臣按葛洪云：‘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升天……’”所引多爲本篇文字，可互相對照閱讀校勘。

《神仙金鈞經》三卷，其中下二卷即《金丹篇》。陳國符先生說：“以上諸古丹經皆不用易理。東晉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與《黃白篇》，皆不用易理。”

最大量、最一般、最易被忽略的詞語，是本書注釋重點。如：《暢玄》的“斟酌河渭”、“匠成草昧”，《論仙》的“坑生煞伏”，《對俗》的“信而有徵”，《勤求》的“貌合行離”等。

凡典故，交代出處。如：《論仙》“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托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捨燕簡；蓐收之降於莘，樂侯之止民家，姜合之說讖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林，羅陽仕於吳朝”，根據相關文獻注明出處。

虛語注明語義，列出書證。如：《至理》的“長谷湛而交經”、《微旨》的“長谷之山”、《極言》的“采玉液於長谷”三例中的“長谷”，注據《老子·第六章》“谷神不死，是爲玄牝”。《微旨》的“引三五於華梁”，“三五”注用《周易參同契》《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太清修丹秘訣》等，“華梁”注以《詩·邶風·谷風》“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毛傳、鄭箋、孔穎達疏、高亨今注、聞一多《風詩類鈔·穀風》。

哲學術語，玄、道、一、氣、玄道、真一、守一等，據《老子》等黃老著作、丹鼎著作、作者的解說與當代學者的說法作注。

外丹術有關鉛、汞、金、銀、雄黃、礬石、戎鹽、鹵鹽、礬石、牡礬、赤石脂、滑石、胡粉等煉丹礦物，其隱名據《太清石壁記》《石藥爾雅》，其性狀、作用據《本草》與《本萌綱目》，五靈丹方、靈飛散、未央丸方、九轉還丹等丹方的配方、冶煉過程的敘述及其相關韻文，則錄以《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太上靈寶經五符序》等道經與當代學者論著。伏、死、制、戀、點、飛等煉丹術的專門術語采何炳郁先生《〈造化指南〉的研究》的說法。

內丹術有關人體部位器官的詞語，如：泥丸、絳宮、玉鑰，命門，靈根，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等，采《黃庭經》說。

外丹與內丹結合敘述的駢文，如《至理》“爾乃 吸寶華，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囊，藻禽仰鳴。瑰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曄曄秋芝，朱華翠莖。晶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飢止渴，百屑不萌。逍遙戊巳，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并混輿而永生也”一段，則綜合諸方面知識逐句給予詮釋。

土、金、石、草、穀、菜、果、木等範圍內的中藥藥名，如：《至理篇》的款冬、紫苑、萑蘆、貫衆、當歸、芍藥、秦膠、獨活、菖蒲、乾薑、菟絲、茯苓、甘遂、葶藶、括樓、黃連、薺苳、甘草、麻黃、大青等，引《神農本草》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相關條目。《仙藥篇》提到的藥物據作者的解說；中藥方劑，如《至理篇》的“骨填苟杞之煎，黃薺建中之湯”，“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則據葛洪的《肘後備急方》、孫思邈的《千金方》有關方劑列出。

養生術詞語，如：養性、積善、胎息、導引、榮衛、調利、握固、還精、還精補腦等，按道家養生經典、前人注解與相關醫書給予注釋。房中術采孫思邈《千金方·房中補益》。

與《周易》八卦配天地、男女、父母、君臣、四時、五行、五色、八方、動植物、人體部位等相關的，隨文疏之。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二十八宿等，用天文典籍。月建、天干地支、六十甲子等，用曆志，涉及五行、五方、五色、五音的詞語，用相關典籍解之。

遁甲、三奇、吉門、天輔、建除、孤虛、三刑、六厄等，據《古今圖書集成·藝術部典術數部》六八七、七六七、七六八、七四四等卷內容作注。樗蒲、博奕、圍棋，引棋藝典籍。

魏晉神仙道教詞語，如：太清、六丁、清君、西岳公、山卿澤尉、越井跨竈等，注據道教典籍。

歷史人物據歷史典籍，仙道人物，據《列仙傳》《神仙傳》《道學傳》等。無考者闕如。

書證盡可能列舉作者之前的、作者同時代的、作者著作的例子，不得已，也舉晚於作者的例子，以助讀者對詞語的理解與運用。

每段之後附譯文，盡可能遵循信、達、雅三原則以今語或淺近文言譯出。韵文盡可能用韵語譯出。如《暢玄》第一段今譯為：抱朴子說：“玄是自然的始祖，萬物的本源。它幽遠深微，所以稱它為‘微’；它綿眇悠遠，所以呼它為‘妙’。它的崇高，就像危冠覆蓋在九天之上；它的廣闊，就如巨籠廣罩到四面八方。它比太陽月亮還明亮，比閃電飛馳還迅疾。它時而閃爍，像影子消逝；它時而飄飄，像彗星奔流。它有時蕩漾，如清澈淵水；有時紛飛，如行雲飄浮。它憑藉萬物而顯現為‘有’，它寄托於沉寂而幻化為‘無’。它沈淪幽冥而往下潛沉，超越北辰而向上泳游。堅硬的金石不能比擬它的剛勁，濃重的露水不能等同它的輕柔。它四四方方而不能以矩尺來測，它團團圓圓卻不能以圓規來量。它來時沒人看見，去時無人追得上。皇天因它而高高在上，后土由它而低低在下；雲彩借之而流動，雨水因之而飛灑。它孕育了‘玄一’，鑄造了天地。它呼吸元氣，冶煉萬類。它旋轉四方七宿，造就混沌宇宙。它駕馭靈巧機關，呼煽一年四季的氣候。它包函籠括淡泊沈靜，抒發鮮明華美。它沖抑汙濁，播揚清澈，安排黃河，擺佈渭水。增加它，它不盈溢；減損它，它不乏匱。給予它，它不開花；奪取它，它不凋瘁。所以，玄存在的地方，其樂無際；玄離去的處所，形體衰敗，精神消逝。”

每篇之後作較為客觀的，合乎作品內容的簡要的綜合分析，以與讀者交流。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最長的是《金丹》的析文，涉及化學方程式。

書稿後附：附錄一《晉書·葛洪傳》、附錄二《抱朴子內篇》佚文、附錄三《葛洪著述書目表》、

正文、注文、譯文、析文均用繁體字。正文黑體，注文楷體，譯文仿宋、析文宋體，皆五號字。《本草綱目》所引文字的書名或作者用六號字。

前言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今江蘇句容）人。出生于西晉武帝太康四年（283），卒於東晉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六十一歲，一說卒於興寧元年（363），享年八十一歲。

葛洪出身於仕宦名門。“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外篇·自敘》）其曩祖為荊州刺史，曾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義兵反對王莽篡漢。先祖葛浦廬起兵輔佐漢光武帝劉秀，為車騎，還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祖父葛系，學無不涉，有經國之才，三國吳時官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父葛悌仕吳，官拜會稽太守，入晉卒於邵陵太守任上。葛洪出身於這樣的顯達世家，深以父祖功業為榮。

父亡，從此家道中落。葛洪少年，勤苦自學：“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耨，承星履草，密勿疇墾。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晝就營田園，夜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訥能讀也。”廣覽經史百家之書，葛洪少時因此以儒學知名。

太安二年（303），張昌、石冰起兵揚州，應吳興太守顧秘檄命，為“將兵都尉”，協平石冰農民暴動，因功遷伏波將軍。事平後，即投戈釋甲，廣尋異書，銳意玄靜。避亂南土，師事鮑靚，靚以女妻之。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嵇含遇害，不就征鎮檄命。建興四年（316年），還歸桑梓。東晉元帝司馬睿為丞相時，召為“百六掾”之一。以舊功被錄，封關中侯，食居容之邑二百戶。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咨議參軍。干寶薦洪，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不就。聞交址出丹砂，求為勾漏令。率子侄行至廣州，為刺史鄧岳挽留。其間，他曾“抱靈方”出境遠游尋找丹石，得知“自扶南、頓遜逮於林邑、杜薄、無倫五國之中，朱砂、琉黃、曾青、石精之所，出諸導仙服食之藥、長生所保之石，實無求不有”，“丹砂如土出”，譽其為“生丹之國”。在《抱朴子序述》中敘寫了他的所見所聞，提到的有：扶南（今柬埔寨）、典遜、林邑（今越南南部）、無倫國、句稚國、歌營國、林楊、加陳國、師漢國、扈犁國、隱章國、大秦國（古羅馬帝國）、古奴斯調國、察牢國、葉波國、月支（今新疆伊犁以西）、天竺（古印度別稱）、安息（伊朗高原與兩河流域）、優錢等國等地的風土人情物產貿易交通等。其所談歷史地理，道經中罕見，鮮為人知，富於傳奇色彩。見《太清金液神丹經》下。回國後葛洪前往羅浮山煉丹、著書，在山積年而卒。

葛洪從祖葛玄，字孝先，為三國吳著名道士，道徒尊為“葛仙公”“太極左仙公”。他學貫古今，博覽經傳子史，曾從左慈學習神仙道術，受《太清丹經》《九鼎丹經》《金液經》等煉丹經術書，并將煉丹秘術授予鄭隱。這個因素決定葛洪少時走他從祖葛玄之路，拜鄭隱為師，葛洪得以飽覽秘笈，立壇盟誓，鄭隱將金丹仙術傳授給葛洪。葛洪曾接受狐剛子外丹術的傳授。葛洪復師事南海太守鮑靚，兼學道術與醫術。他又自行“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金丹》）。這為他撰寫神仙道教著作奠定了基礎。

葛洪內聖外王，道儒雙修，博聞深洽，晉世絕倫，文艷相、雄，學優融、玄，著述篇章，富於班、馬，是東晉的冠倫大才、奇才。其儒家著作有《抱朴子外篇》，道家著作有《抱朴子內篇》《神仙傳》《隱逸傳》等，醫藥著作有《金匱藥方》《肘後備急方》等。他從二十餘歲起即“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持）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去禍，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間臧否，屬儒家。”其《金丹》說：“余若欲以此輩事聘辭章於後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知先寫《外篇》，後寫《內篇》，最後同時定稿，《內篇》“與《外篇》各起次第”，統一作序與自敘。從葛洪著作來看，他不僅是著名的文學家、美學家、思想家，而且是杰出的醫藥學家、神仙道教理論家、丹鼎派代表人物，當時無與倫比的科學家。

《荀子·勸學》說：“善假於物。”葛洪是善於借鑒、繼承并發展傳統文化的高手。《微旨》說：“藉衆術之共成長生。”即將百家“衆術”，特別是其中的黃老與儒墨之學予以創造性的運用與發展，構建自己的道儒墨交融的神仙道教學說，共成長生。

一. 玄、道、氣、一

葛洪所說的道家，其實是從老子道家分化出來的假託黃帝以自重而實際宗奉老子的道家支派。黃老學形成於戰國中期南方的楚國與北方的燕齊，融合、成熟、極盛於西漢文景之治時期，在學術界居於統治地位，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作了總結。其要旨是論道與治國、治身的關係。自漢武帝獨尊儒術，黃老學轉入民間。經葛洪的提倡，黃老學得以恢復和發展，重振雄風。

葛洪崇拜黃帝、老子。《微旨》說：“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他認為黃帝、老子開創了黃老道家學說。這個學說比“金石”久堅，比“龜鶴”長壽。《明本》說：“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減於周、孔也。”黃帝體道匠物，經國理世，天下太平；老子兼綜禮教，長生久視。他們不比儒生推崇的堯、舜、周公、孔子差，批評儒生數典忘祖。《對俗》說：“得道之高，莫過伯陽。”《辨問》說：“得道之聖人”高出“治世之聖人”，因為“得道之聖人”不僅“先治世”，而且“後登仙”，“偶有能兼之才”，這是“治世之聖人”不能比的。《釋滯》說：“黃、老之德，固無量矣。”他要讓人人都認識。葛洪對黃帝、老子治世匠物、長生久視學說的崇信和禮贊，是他寫作本書的出發點與最根本的依據。

戰國中期以來黃老學著作《黃老帛書》《鶡冠子》《管子·心術》《文子》《淮南子》《老子指歸》與《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等，把“玄”“道”“氣”“一”作為最高哲學範疇。葛洪繼承他們的觀點，則把“玄”“道”“氣”“一”作為構建神仙道教的哲學根據。

玄。《老子·第一章》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關於宇宙天地，說得較為籠統。西漢揚雄的《太玄·玄圖》說：“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揚雄將“玄”加以改造，作為宇宙的起源與萬物的根本。

葛洪《暢玄》首論“玄”的意義與性質，較之前代，就說得十分具體、實在而感性：“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其一，作者開宗明義提出“玄”是宇宙發生的總根源，即所謂“自然之始祖”：它“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其二，作者生動具體形象地描繪了宇宙本體：它表現為深、遠、高、曠的空間，表現為“電馳”“景逝”“星流”“淵澄”“雲浮”等動態顯示出來的時間。這個無所不在的本體，“因兆類而為有”，而“玄”通過萬事萬物表現自己的存在。但是它又“託潛寂而為無”，無形無聲，隱而不見，各種有形之物都不能比擬它。“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倏旋四七，匠成草昧；轡策靈機，吹噓四氣；函括沖默，舒闡繁尉；抑濁揚清，斟酌河渭。”它是萬物運動的總規律和原動力，即所謂“萬殊之大宗”。

葛洪把“玄”或“玄道”與人，與人的長生聯繫起來。《暢玄》說：“玄之所在，其樂無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玄”不僅存在於客觀世界，也存在於人體自身之中，是人類快樂的源泉。“其唯玄道，可與為永。”即只有掌握玄道，才能到達永恒，作為一個人應追求永恒的人生價值，即成仙。葛洪稱自己的仙道為“玄道”，原因在此。葛洪又說：“夫玄道者，得之者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玄道之要言也。”他認為，領悟到了“玄道”，就成為“出乎無上，入乎無下”，逍遙自在遨遊天地的神仙。

道。《老子·第二十六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韓非子·主道》：“道者，萬物之始。”《解老》：“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葛洪繼承老子、韓非之說，論“道”的意義與性質。《明本》說：“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道意》說：“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為無焉。……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員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升者得之以仰。”“道”涵蓋了天地萬物，又是天地萬物能以存在和變化的依據和動力。《塞難》說：“道者，萬殊之源也。”是說“道”是各種具體存在對象的本源。又說：“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是說“道”作為宇宙本原，是無限永恒的存在。這與《暢玄》所說的“玄”是一個意思，因而葛洪合稱“玄道”。

葛洪與老子不同，不是將“道”與其派生物相對立、隔絕，而是將它們溝通。《明本》：“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運，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葛洪心中的“道”涵括天地、陰陽、剛柔、仁義及興亡治亂之道。

“道”具有“治身”與“治國”的功能，《明本》說：“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爲國。”其治國，即“壘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爲重，居前而人不以爲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同上）其治身，即“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道意》）達到治身而治其心的目的。“治身”與“治國”道理相通：《地真》：“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這大概是意本《管子·心術上》：“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道之“治身”重於“治國”，治身在於“養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極言》）養生爭取“長生”。《黃白》說：“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這是因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地真》），死亡者不能再生。所以人要想活下來並且長生，就要從養生做起：“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卻焉，年命延焉矣。”（《地真》）防患於未然，才能“年命延焉”。年命延續的結果是長生。

氣。“氣”作爲哲學概念，早在先秦，即已產生。《鶡冠子·泰錄》：“精微者，天地之始也……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於天地。”《度萬》：“陰陽者氣正也，天地者形之正也。”“陰陽者，氣之正也。”《環流》：“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夜行》：“陰陽者，氣也。”《管子·內業》：“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呂氏春秋·盡數》：“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秦漢繼續發展氣說。王充《論衡·自然》：“天地合氣，萬物自生。”《西升經》六《在道章》云：“人在道中，道在人中。”按：“道”即“炁”，“炁”即“道”。這個觀點啓迪葛洪，《至理》說：“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王明先生說：“這個氣生天地萬物的理論，無疑是朴素唯物主義的觀點。”葛洪深知“氣”關乎人的壽命長短，《極言》說：人“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他要人們珍視“氣”，《道意》說：“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瘁首以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也無濟於事了。

葛洪把“氣”作爲一種賞善罰惡的精神力量看待。《微旨》說：“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他說山川草木等皆由精氣所構成，合乎黃老的元氣自然論；但將“精氣”神化，就成爲道教的說教了。這對那些愚昧的行惡者，也許是有告戒作用的。

葛洪認爲“氣”有仙凡之分，壽夭之別，聖賢之邇，貧富之異，文武之殊等等。《辨問》說：“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塞難》說：“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人受氣結胎時，遇到星宿不同，其稟性也不同。《辨問》說：“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如此等等，簡直是十足的星宿說的翻版。這個觀點很古老了，最遲在西周就產生了。《詩·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鄭玄箋：“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爲六物之吉凶。”孔穎達疏：“六物，歲、時、日、月、星、辰也。”劉盼遂說：“知人稟星氣之說，自西周已然。”星氣說至兩漢而大熾。《太平經》認爲神、仙、道、聖、賢，生各有命，善人已著善籍。這是與他反對壽夭命定“稟之自然”的說法相矛盾的。這在星宿說盛行的漢魏晉時代是不足爲奇的。他當時自然不可能知道人的“基因”是決定人類壽夭、賢愚等等的主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人能成爲聖賢或文臣武將，除了人自身的基因、後天的努力之外，還有社會條件的促成與制約。

但是，他的氣說對我們人類科學是有啓發作用的。《黃白》說：“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人們掌握了自然變化的規律，就能以人工的科學方法製造跟自然物質相同的東西，爲人類服務。人類可以製造氧氣、氫氣、沼氣、煤氣、汽油等，可以用沼氣、煤氣來炒菜做飯，可以用汽油來開動汽車飛機，專用氣體燃料可以送火箭直上蒼穹等。

一。《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黃老帛書·十大經·成法》說：“一者，道其本

也。”又《道原》說：“一者，其號也……獨立不偶，萬物莫之能令。”《淮南子·天文》：“道始於一。”葛洪認為“道”是唯一的存在，故也用“一”來表示。《地真》說：“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這是採用與《老子·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一段話而稍加變動。

葛洪將“一”作為論證成仙的哲學依據。《地真》說：“吾聞之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葛洪用內丹術語說“一”就在自己身體之中。又說：“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卻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這裏的“一”簡直成了人格化的神靈了。因此葛洪提倡“知一”、“思一”、“守一”。《地真》說：“能知一，萬事畢。”《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似乎只要“守一”就可以得到一切，獲得長生了。除了有益健康一點外，這自是十足體現了道教的宗教特色。

葛洪將“守一”說發展為“守真一”與“守玄一”。“守真一”能讓人身體健康長生，避災卻禍；“守玄一”則念口訣而能分形，并役使鬼神。真一與玄一相較，真一高於玄一，“守玄一復易於守真一”。

葛洪的“玄”“道”“一”不在於發揮老莊道家的抽象思辨，而在於發揮老子天道自然無為的思想。《塞難》說：“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在於自然的變化，《黃白》說：“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其根源之所緣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掌握了自然變化的規律就能利用規律為人類服務。

“玄、道、氣、一”，特別是“一”，在丹鼎派學說中主要指煉丹、服丹、寶精、食氣、修道與成仙。《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上：“太陰生月，位北方，坎其數一。故‘能知一，萬事畢’。一者，鉛也。鉛精生月。鉛精名太陰石。”《文始先生無上真人關令內傳》：“……夫大道守真，三品為則……以一為度，以正為德。……子能知一萬事畢。閉塞情欲入奧室。煉金食氣為第一。子能知之守勿失。……紅鉛黑錫大丹頭。從紅入黑是真修。黑中取精赤取髓。解取赤黑藥無比。用赤入黑保長生，用黑入赤天仙矣。一者是鉛鉛為君，二者是汞汞是臣。若鉛不真，其汞難親。若鉛是親，不失家臣。青腰使者，赤血將軍。和合兩性，異族同群。白汞作腦，黃芽為根。化鉛為粉，煉汞成塵。陰居陽位，陽數陰勻。……陰火白，黃芽銀。兩柴聚，輔翼人。子處宮，得安存。得長壽，入仙村。……水銀一味翻為二，變化陰陽成既未。既未却配為夫婦，始覺壺中有天地。……金液還丹仙華流。高飛翱翔登天丘。赤黃之物成須臾。當得雌雄紛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厨。靈人玉女我與俱。出入無間天同符。其精凝霜善沈浮。汝其震敬上來游……”葛洪全書所說的就是這一觀點。《釋滯》說：“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氣，服一大藥便足。”“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最能表明這一點。

葛洪的“玄、道、一、氣”說，其揆一也，作為他倡導神仙道教的哲學基礎，共成長生。

二. 道本儒末，內聖外王

先秦時代儒墨為顯學，漢武帝獨尊儒術，兩晉“以孝治天下”，繼續以儒家為正統。面對這種思想文化傳統與政治環境，葛洪要創建神仙道教，將其與道家文化掛鉤，首先就必須解決儒道關係的根本問題。

中國方化最早的發展軌迹是由道至儒，由老子到孔子。帛書甲本《老子·道經·第十三章》：“故貴為身於為天下，若可以棄（託）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女（如）可以寄天下矣。”高明注：“‘貴為身於為天下’，猶言為身貴於為天下。”《莊子·讓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又《天下》：“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即所謂“內聖外王之道”。《鶡冠子·泰錄》：“內聖者，精神之原也。”宋人陸佃解曰：“外王者皆其緒餘土苴，則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蓋得其旨。《文獻通考·經籍考》雜家類引《崇文書目》：羅隱《兩同書》二卷，“采孔、老二書，著為內外篇，以老子修身之說為內，孔子治世之道為外，會其旨而同元。”也是這個意思。梁啟超《諸子考釋·莊子天下篇釋義》：“‘內聖外王之道’一語，包舉中國學術

之全部，其旨歸在于內足以資修養而外足以經世。”可謂高度概括。

葛洪正是在充分理解中國最早的文化傳統基礎上，發展了“道本儒末，內聖外王”的思想。《塞難》說：“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這段話揭示了中國文化由“內聖”發展為“外王”、由老子為代表的道家發展到孔子為首領的儒家之歷史軌迹。《明本》說：“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答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接著首先援引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就道家兼綜百家而且領導百家的歷史地位給予全面論述：“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事少而功多，指約而易明，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繼而指出道家的“道”乃是宇宙的普遍而根本的法則：“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修身治國，無不遵循，概莫能外。又說：“夫道者，其為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而無悶。此所以為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道家自修成業、取人不爭、絕禍未萌、觀民用心、居慎無悶，重在治本；儒家汲汲名利，經世濟俗，補救禍起之後，只能治標。兩相比較，“黃老治其本，儒墨治其末耳。”葛洪抓住根本，將道本儒末、內聖外王的根本道理說清楚，確立了“道”之“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的社會、學術地位。

其次是解決儒生對周公、孔子的聖賢崇拜。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能建立自己的神仙道教的權威。《釋滯》說：“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為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這迫使葛洪不能不就他們的質疑，作出回答，否則就無以建立神仙道教。葛洪說：“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辨問》說周孔許多“小小之伎，猶多不聞”；許多事不知，見諸載籍，如“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知也”等。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這些本來不必提出的。如果不是因為“世人謂聖人從天而降，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辨問》），葛洪是不會這樣苛求提出這些問題的。

三. 藉衆術之共成長生

《微旨》說：“藉衆術之共成長生。”葛洪《同契》《黃庭》兼綜，內丹、外丹并修。魏伯陽《周易參同契》為“萬古丹經之王”，是流傳至今的道教丹鼎派最早的理論著作。《周易參同契》（唐人）無名氏註：“周（者），乃常道也。易者，變改之誼。言造大還丹，運火皆一周天，故曰周易者。汞為日，南方，離，火，屬己，太陽之精，為青龍。鉛為月，北方，坎，水，屬戊，太陰之精，為白虎。亦為丹砂為日，汞為月。故日月為易字。參者雜也，雜水土金三物也。同為一家，如符若契，契其一體，故曰參同契。昔真人號龍虎經。……”謂《周易參同契》不用《易》理。一說，《周易參（sān 三）同契》，是運用《周易》揭示的陰陽之道。《周易參同契》採黃老自然之理，講述爐火煉丹之事，書中論述鉛汞入藥，與水火為伍；詳細規定用藥的分量，煉丹的火候，還丹的過程，食丹的效應等，講的是外丹法。共三卷，卷上明確反對內丹等道法；卷中則有養性延命，清虛內守，強骨益氣之說，屬內丹法；卷下亦有“會精養神”“筋骨致堅”等語。總之以內養配合服食丹藥。蓋非一人所寫，魏伯陽總其成。《參同契》之《古歌》云：“白汞生丹砂（麻）。黑鉛化黃芽（麻）。其終數九九，變化在三華（麻）。修到紫陽宮，黃金無處誇（麻）。但得金公合，修成金液砂（麻）。 ”又見《還丹肘後訣》引《古歌》。《黃庭》即《太上黃庭內景玉經》《太上黃庭外景玉經》，七言歌訣體，傳為西晉人魏華存作，而實非出自一人之手。《黃庭》主內丹，以身體為丹爐。其基本內容是：一、“八景二十四真神”說，人體分為上中下三部，每部有八景神，體內有二十四真神，實是一種器官崇拜。《黃庭內景經·治生章》：“兼行形中八景神，二十四真出自然。”二、黃庭三丹田之說。三丹田即三宮，又稱三房。上丹田在腦中部，名泥丸；中丹田有兩說，一則以脾為中宮，一說指心；下丹田在臍下三寸處，稱闕元。三、積精累氣，存神致虛的修煉方法。四、關於五臟六腑內外相應的生理學說，內臟器官與體表器官的相應關係。《內篇》有些篇章直接採用了《黃庭》的許多術語以此。具體說，大約有以下幾點：

一、積善立功，慈心於物。葛洪將封建禮教引入道教，讓其在修仙成道中起思想統帥作用。《微旨》說：“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下面一大段文字都是說的這一點。《對俗》說：“或問曰：‘為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為上，除過次之。為道者以救人危（難）使免禍，人

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更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把“立德”放在修道的首位，這是在中國土地上的各種宗教都是一致提倡的，不獨道教。不過，如果作惡，天神知道了，就奪算奪紀，不能延壽長生了，這是道教獨有的。《微旨》說：“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爵。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以此爲封建統治者服務，勸人爲善。

二、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地真》說：“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指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據說這種“思存念作”的功夫，可以“卻惡防身”。思神守一，氣沈丹田的實際作用在於修身養性。

三、屈伸導引，宣動榮衛。《極言》說：“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對俗》說：“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雜應》說：“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閔。”這是健身延年、無病防病的最好方法。

四、服餌草藥，養性除病。《仙藥》說：“中藥養性，下藥除病。”《雜應》說：“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極言》說：“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葛洪認爲這是初爲道者必走的第一步。

五、陰陽之術，還精補腦。《釋滯》說：“人復不可都絕陰陽，陰陽不交，則坐致壅閼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至理》說：“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葛洪認爲，人是不能沒有性生活的，但性生活的節制與宣泄要適度，順乎自然。“而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釋滯》）既要滿足性生活的需求，又要保持元氣，故葛洪強調“還精補腦”。

六、食氣、行氣，養身卻惡。《雜應》根據《淮南子·墜形》“食氣者神明不死”的說法，提出食十二時生氣與四時之氣：“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葛洪承襲東漢《老子想爾注》“食氣”“實精”的修煉方法，在《至理》中提出“行氣”說：“服藥雖爲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又說：“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內以養身”說是正確的，而“外以却惡”則誇大了“行氣”的作用。至於“行氣”可以“禳天災”、“禁鬼神”、“禁白刃”、“舉形輕飛，白日升天”，說得神乎其神，就將“氣”神化了。行氣之法，《釋滯》有具體說明：“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令己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直到能胎息：“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胎胞之中，則道成矣。”葛洪從他的仙道學說出發，把“實精行氣”作爲修仙之要。《釋滯》說：“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實精行氣。”《微旨》說：“九丹金液，最是仙主。……實精愛炁，最其急也。”

七、服食神丹，人壽無窮。《仙藥》說：“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丹砂即朱砂，即硫化汞。汞，即水銀，可以硫化爲朱砂。朱砂亦可以還原爲汞，故稱朱砂爲還丹。朱砂燒煉九次而成之丹叫“九丹”，又稱“神丹”。金液神丹合稱“金丹”，又稱“上藥”、“大藥”、“神藥”。《金丹》把服食金丹說成是長生之本：“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升仙之要在神丹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這是葛洪修仙長生的最主要途徑。不過葛洪附加了許多條件，不達到葛洪所說的條件，就不能服用金丹，也不能成仙。

四. 神仙可以學致

葛洪出生於魏晉政權更替頻繁的時代，親身遭遇八王之亂，永嘉之變的多難之世，而又出身於沒落的士族名宦家庭，不僅生活極其困難，前途渺茫，而且精神非常痛苦。《遐覽》引某人說：“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威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壘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葛洪

回應說：“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們有共同的遭遇與感受。無以為樂，人生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勤求》說：“淩晷飈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論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并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一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這段話不獨傾吐了他本人深感人生短促、生活窘困的痛苦，也道說出了同時代人的共有的困苦。苦難是宗教得以產生的溫床。葛洪作為一個思想活躍的士族知識份子，追求虛幻世界的幸福生活，倡導人能長生久視的神仙道教，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與他自身的思想狀況下產生的。

《勤求》說：“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甚炳然耳。”在道教界，葛洪首先對長生成仙的可能性與現實性作了認真系統的探討與論證。其觀點與論據是：

一、世有神仙，見諸載籍。《對俗》說：“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本末，非虛言也。”《論仙》說：“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為無之？”

“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偽，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遽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問題是：如果這“七十餘人”或“千人”真能活到作者生活的年代，古籍的記載就毫無意義。正是因為他們死了，未能成仙，這些載籍才可以“妄造”。人類真的能長生不死，那就絕不只是幾十人，或千人。他對古籍“妄造”，深信不疑，不辨真偽虛實。《孟子·盡心下》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他葛洪則“唯書”而“盡信書”了。

二、天地無窮，人“久視不死”。有人說“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論仙》，下同）這是萬物生滅的普遍性與絕對性，但葛洪對此提出質疑與挑戰：“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他的思路的確開闊，而思惟邏輯出人意外。誰見過天地窮盡？龜鶴死亡？因此他說：“萬類之殊，不可以一概斷之。”即有例外。他用“天地”這個無生物的長久存在與“龜鶴”這兩種特殊生物的較長壽命，來強調人也可以恒久存在。他忽略了人與天地不是相同的物類，不能相比。天地的產生、發展、消亡，其周期遠比人類個體的壽命長久，比整個人類長久，天地出現時，尚無人類，人類個體的壽命與天地存在的時間相比，短得無以比較。天地的存在周期之長，是以多少億年計算的，但終有它們窮盡的一天，只是由於我們人類作為個體的生命周期的短暫，看不到那一天吧了。《老子·第二十三章》：“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在他之後的唐代詩人白居易也說過“天長地久有時盡”，只是沒有論證，而恩格斯科學地論證了這個問題。人與龜鶴的生命周期長短是各不相同的，也不能“一概斷之”。龜鶴的壽命即便是“千歲”，也有它們命盡的一天，是有限的，而不是無限的。松樹即便“萬歲”，也有終時。至於“蛇有無窮之壽”，誰能證實？

三、陶瓦“與二儀齊其久”，人“延養”能“久視”。《至理》說：“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為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矣；柞槁，速朽者也，而燔之為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之為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為不然？”“泥壤”經過燒制加工，是能變成陶瓦，其堅固是能存在相當長的時間，但它並不能“與二儀齊其久”；柞槁燔為剛炭，雖能久存，但不能“億載而不敗”，因為世上沒有永不腐朽的事物。人經過調養是能延長壽命，但也只是延壽而已，不能長生不死。跨過“持久”，說成“永恒”，“變”說成“常”，“有限”說成“無限”，真理就成為謬誤。何況人非泥壤與柞槁，不能類比的。人類是能創造萬物如同“陶瓦”堅久，但唯獨不能創造長生不死。

四、醫術治病起死，“藥物養身”，“術數延命”，使人“久視不死”。《論仙》說：“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至理》說“凡藥”“起猝死”“返驚魂”，“能令已死者復生”；“醫家之薄技”能“救殞”“活絕”“解顛”“剝腹”“瘳危”“穿胸”；“夫人所以死者，諸欲所損也。”說的的確言之有理，諸欲與疾病引起死亡，醫術藥物確能治病延年，起死回生。“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為？”由此推斷“神仙之道”萬能，就將“相對”說成“絕對”了。人能延年多久，至今科學尚未能解決這個問題。《養生經》說：“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也只說活到一百二十歲。延年與長生是兩碼事，能延年不等於能長生，更不能使人長生不死。無疾而終者也不少，原因不得而知。人類生老病死的奧秘至今未能全部破譯，葛洪的探索是有積極意義的。

五、服食金丹、黃金，“能令人不老不死”。《金丹》說：“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煉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對俗》說：“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鹽漬沾於肌髓，則脯腊為之不

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葛洪由金丹的變化愈妙，黃金的不朽，推論人服食此二物“能令人不老不死”；由鹽漬能防止肉類腐敗，推論“宜身益命之物”可以“令人長生”。他不知黃金與金丹是礦物與礦物的化合物，它們都是無生物，而人是高級的生物。黃金能“畢天不朽”，人卻不能服之而與天地相畢。作者引《玉經》說：“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如果誰真的“服金”“服玉”，必死無疑，吞金自殺身亡者即證明了這一點，還談什麼長壽！至於攝取金玉的微量元素，進入人體後，會引起什麼變化，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但不能不死。

六、“短淺之耳目”，不識“神仙之遠理”。《論仙》說：“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詣老戴天，而無知其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也。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指出人存在著認識的局限性，許多事物尚未被認識，“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要人們不要受耳目感觀的限制，不斷探索未知領域，這是對的。但他忘了他自己同樣受到認識的局限，他堅信神仙之有，不知神仙之無，正是他認識受到宗教成見局限的表現。在他之前的向秀曾反對嵇康“神仙可信”的說法，見《嵇康集·向子期難養生論》，表明當時關於神仙有無的爭論是很激烈的，他沒有認真吸取有識之士的寶貴意見。

七、道術可學得，仙道亦可學得。《論仙》說：“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論，其餘亦何所不有也。”《對俗》說：“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合聚魚鱉，三十六石立化為水，消玉為泥，漬金為漿，入淵不沾，蹴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為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葛洪以幻化推論羽化，將魔術與科學相混淆，好像學了魔術，就可學得仙術，不知所謂仙術是經不起科學推敲的。即便葛洪所說全部都是科學事實，也不能證明神仙之可得。

八、“小既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葛洪說：“今試其小者，莫不效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澆濁於盤盂，皆如說焉。”（《對俗》）“方諸求水”、“陽燧引火”雖然合乎科學，但畢竟是小伎倆；“隱形”“易貌”僅是魔術把戲。即便作者所說都是事實，與“長生之道”何干呢？立論太牽強了。

九、“畢該祕要，窮道盡真”如黃帝，就能成仙。《極言》說：“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真，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按他這麼說，只有修道像黃帝那樣“畢該祕要，窮道盡真”的人，才能成為神仙。其實黃帝成仙的故事，完全是漢武時齊魯方士公孫卿假託申公之言偽造出來的，上引一段黃帝學道種種，也是方士的編造，葛洪竟然相信！

十、“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凡是不能成仙者，葛洪就認為是由于其志不堅。《極言》說：“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葛洪在《漢武帝內傳》中也說過這樣的話。葛洪只有以修仙之難來答覆詰難者。

五. 葛洪神仙道教的特點

葛洪神仙道教的特點是：

一、斥責厭生安死，推崇重生大德。西晉八王之亂、永嘉之變，充滿了你死我活的慘烈鬥爭與血腥廝殺，士人都在驚恐萬狀中過日子。在這種亂世，最不值錢的是生命，因而在葛洪眼中最珍貴的就是生命。《勤求》援引《易·繫辭下》與《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誰都是樂生厭死的。“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禩，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為帝王，不足以此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為生鼠之喻也。”最後這句話，就像李斯不想做廁鼠而願做倉鼠一樣，把人與鼠相比，雖言不雅馴，但與今人所說“好死不如賴活著”實在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有了生命才有一切，所謂“有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所以葛洪所倡導的神仙道教的核心是重生。基於這個根本觀點，葛洪對莊子“齊死生”“以存活為僇役，以徂歿為休息”極為不滿，《勤求》說：“齊死生之論，蓋謠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為破律應煞者也。”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後快。因為莊子厭生安死的主張與葛洪渴望長生不死的願望相背，“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說莊子“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他認為莊子其實也不願意死。這種重生的理論，體現了葛洪對人的生命的重視與人文關懷，超出了他創立神仙道教，服務上層社會的本意。

二、排斥民間道教，盛讚富貴神仙。出身士族、參加鎮壓石冰暴動的葛洪，出于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排斥民間道教。《道意》說：“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群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為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為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反對張角等人利用宗教組織起義，認為他們“威傾邦君，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為窟藪”，必須嚴令禁絕。因為太平道等民間道教的起義，衝擊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動搖了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葛洪從維護封建秩序、總結統治經驗出發，要徹底清除民間道教，使道教服務于上層社會，使神仙道教成為統治宗教。他不懂得包容民間道教的重要性。統治者可以用武力鎮壓農民的起義，卻不能用專政手段消滅他們崇信的民間道教。

富于幻想的葛洪給上層人士描繪了一幅無限美妙的神仙樂土的生活，《明本》說：“夫得仙者，或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玄洲，或栖板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携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這同《莊子·逍遙遊》說的“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楚辭·離騷》寫的“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以及佛教宣揚的西方極樂世界，可謂異曲同工。

在這個神仙世界裏，有一個統帥衆仙的“大神仙”“元君”。《金丹》說：“（太乙）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調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他的弟子老子不再是學者，而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尊神。《雜應》說：“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床，金樓玉堂，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仙經中也。”神仙因服藥的不同而有上、中、下之別，衆仙之中，新老資格不同，尊卑異等，卑者事奉尊者，仙界等級森嚴有如人世間。既成為神仙，就能如人間的士族支使奴僕一樣役使鬼神了。《地真》說：“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役使也。”

葛洪的神仙道教既給了苦悶失意、悲觀厭世的士子帶來解脫痛苦的希望，也適應了權門右族、志得意滿者的精神需求。他們在世間既“食甘旨，服輕暖，通陰陽，處官秩”，“畜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又能“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兩全其美。他們“或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葛洪給他們發了仙凡兩界護照，他們在仙凡兩界都處於功名富貴的支配地位。葛洪因此成為上層貴族在道教界的代言人，他所創造的道教流派長期受到上層貴族的歡迎。這和他與貴族來往的為人互相矛盾、互相抵觸的。

不過，他在《勤求》裏也寫了客子為師傳道，主人為徒學道的事實：“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矣。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這頗與釋迦牟尼接受牧羊女的供養相似，從這點說，葛洪傳教是懷有平民意識的。

三、反對淫祠巫祝，崇信金丹理論。《微旨》說：“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表現出他懷疑鬼神和反對祭禱鬼神的傾向。《道意》抨擊淫祠巫祝說：“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禳無已，問卜不倦……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主張：“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肯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對淫祠巫祝嚴加鎮壓。淫祠巫祝誠然愚昧，但卻不是用鎮壓手段能解決的。他認為祭祀不能長生：“長生之道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他充分揭露一些道士用騙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他批評道士們傳教不得精要：“後之知道者，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善為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所謂“大向之指歸”即指還丹金液。他以《金丹》《仙藥》《黃白》等篇專門論證金液神丹的神效，想用科學的化學實驗藥物取代愚昧的符水祭祀治病，并讓人長生不死。

但葛洪反對祭祀並不徹底。《金丹》說：“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用丹砂、雄黃、雌黃、石硫黃、曾青、礬石、慈石、戎鹽、太乙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這裏說的“以金祀神”、“神室祭醮”與民間道教的祭祀又有什麼不同呢？

四、既指責老、莊，又神化老子。神仙道教，雖由黃老學演發而來，但對《老》、《莊》頗有微辭。他批評《老子》五千言“皆泛論較略，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接者也。”“至于文子、莊子、關令尹之徒”，“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對那些“以老、莊為窟藪”的人，他表示惋惜。

葛洪的修仙理論給後人的貢獻不在于虛幻的成仙之道而在于養生、保健、氣功、醫藥、化學，冶煉，在于他的科學探索精神與科學研究成果。這不僅給當時的上層人士，而且給世代代的全人類帶來福祉。

六. 科學精神與科學成就

神學和科學，是一對孿生姊妹，同出一源。葛洪既是魏晉神仙道教的代表人物，又是當時最杰出的科學家。歐洲中世紀的神學孕育了文藝復興與西方近代文明，魏晉神仙道教造就了葛洪這位當時取得多方面科學成就的頂尖的科學家。

葛洪在他闡釋神仙道教的同時，處處閃爍著他科學探索精神的光輝。如他在《釋滯》篇中提出了一系列自然科學問題：“夫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為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乘，昏明修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見為潤下之性，潮濤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機、槍、尤、矢，旬始絳繹，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這段文字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他對儒生的反駁，而正好說明他突破了傳統文化思想的束縛，能開動科學頭腦，思考諸多自然科學問題。這些問題，相當專業化了，涉及宇宙、天文、氣象、地理、音樂等諸多領域，充分表現了他繼承屈原、莊子、黃綽“天問”的探索精神，他的開闊視野與淵博學識。

葛洪的“天問”又較前人大進了一步。《雜應》說：“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罡炁故也。龍初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這“鳶”這“龍”在公元三世紀前，是無法“上行至四十里”高度的，因而無法證實其“直舒兩翅”、“自進”、“自行”；但說到能“直舒兩翅”、“自進”、“自行”就很了不起，代表了當時人類最高的科學預見水平。而當代俄、美、中三國的航天證實了葛洪所說是科學的，“鳶”“龍”變成了飛船與航天飛機，三國的航天員乘坐飛船與航天飛機，實現了葛洪的飛天夢想，飛船與航天飛機“乘罡炁”“自進”“自行”，沿着地球軌道遨遊。但不是靠“乘蹻”，不是靠“服符精思”，不是靠“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而是靠科學，靠火箭的巨大推動力將飛船升上太空。但是，沒有前者葛洪的飛天夢想，就沒有當今人類實現這個夢想。

作為魏晉丹鼎派代表人物的葛洪，其《金丹篇》《黃白篇》《仙藥篇》是他在這方面的經典作品，受到當代包括英國的李約瑟、中國的陳國符在內的眾多科學家的重視和研究。葛洪在長期燒煉金丹的實踐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認識到物質的某些特性及其化學反映，記載下大量的煉丹方法，提供了古代實驗化學的珍貴資料。成為中國煉丹史上一位承先啟後的重要人物。據當代科學家研究，葛洪的藥物配方中有的是火藥配方的先驅。《仙藥》篇說：“又雄黃……餌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石化為水，乃凝之；或以玄胴腸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之，引之如布，白如冰。”專家說：“最末一種處理雄黃的方法是用硝石、玄胴腸（豬大腸）、松脂三物與雄黃合煉。玄胴腸和松脂炭化後即可產生相當于火藥配方中的木炭的作用，雄黃為砷的硫化物，含硫。這一配方與早期火藥配方幾乎完全相同。在這一煉製過程中，藥料成分比例和加熱操作等反應條件的掌握稍有不當，即可發生爆炸現象。這種經驗的長期積累，便能夠有意識地去製造爆炸火藥，而導致火藥的發明和應用。”（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107—108頁；108頁注①參見王奎克等：《砷的歷史在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卷第2期，1982年）火藥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而葛洪是發明火藥的先驅者之一。

葛洪同時精通醫學和藥學。《至理》篇說：“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

紫苑，可以治咳逆；萑蘆、貫衆之煞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痹濕；菟絲、茯苓之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薺芩、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智）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涉及許多草藥與方劑。這裏邊“理中、四順”這句話，在葛洪當時是很一般的醫藥常識，大約屬於他所說的“醫家之薄技”，一般百姓都掌握的。但是到了今天，何謂“理中、四順”？就連不少專業的中醫醫生也不甚了了了。可能是霍亂在我國早已近乎絕迹，一部分中醫大夫一時忘了“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了吧。

清代學者方維甸說：“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葛洪既繼承“師傳”，又“妙悟”“金丹仙藥，黃白玄素”等等而成就了神仙家中的科學家！

葛洪痴迷神仙道教的思想促成了他對科學的探索，而他對科學的探索又堅定了他對神仙道教的痴迷。他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矛盾心態的人物，這是他的悲劇。

值得指出的是葛洪反對鬼神迷信，堅持科學精神的一面。他說：“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外篇·漢過》）對此，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評論說：“這不僅否定了老、莊學派，否定了今文經學和陰陽五行學派，甚至連自己《內篇》所講的那些神仙術也否定了。”

七. 大輅椎輪，紬奇冊府

葛洪內外兼綜，繼秦漢黃老學派、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劉向劉歆父子、班彪班固父子、王充之後，在整理古代文獻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

就內籍言，葛洪在整理道家與道教典籍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目錄。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說：“《道經》既晚出，故其目錄亦遲至南北朝始完成，而葛洪之《遐覽篇》則其大輅之椎輪也。”肯定了葛洪在這方面的創始之功。葛洪的《遐覽篇》確實是“留存至今有名有實的最早的道經目錄”（同上第 256 頁）。其中所著錄的道經和道符共計 261 種 1299 卷（朱越利《道經總論》第 216 頁）。《遐覽篇》首段，葛洪通過設問表明本篇的主要內容是介紹道經目錄。第二段主要介紹自己師從鄭隱讀經、受經、寫經的情況，說明他所著錄的道經是鄭隱的私人藏書。第三段著錄道經共 205 種 679 卷。葛洪注云：“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超過一卷的都標明了卷數。第四段著錄諸符共 56 種 620 卷。葛洪注云：“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下半段講述了諸符傳寫多誤的問題。第五段專門講述最重要的符書《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與避邪、長生的關係。第六段講述最重要的變化術書《墨子五行記》《玉女隱微》《淮南鴻寶萬畢》《白虎七變法》等的神效和精要。第七段強調寫作本文的目的是“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首段與末段是書目的總序，三段、四段是書目的正文，四段末所寫可謂大序，五段六段是書目敘錄與提要（參丁宏武《葛洪在文獻整理方面的貢獻》，見 2008 年第 2 期《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如果沒有這一《遐覽篇》，我們無以得知秦漢魏晉的道經諸符的全貌，無以研究魏晉以前的道教道經符籙。唯其不足處是除了《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等少數書目外，絕大多數書目皆無內容提要。《登涉篇》所提諸符外，葛洪還撰有《登涉符錄》一卷。

如果說《遐覽篇》是道經目錄的“大輅之椎輪”，那麼，整個《抱朴子內篇》與《內篇》內容相似的其他著作，則是“紬奇”道經“冊府”的集錦傑作，秦漢魏晉道經的導論，內容涉及多方面。

序訣。葛洪撰寫了《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見兩《唐志》道家類、《通志·藝文略》道家類。

《文獻通考·經籍考》道家類：“河上公注《老子》二卷。晁氏曰：‘晉葛洪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其《序訣》佚文，多見於成玄英《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七卷、敦煌寫本與《正統道藏》之中。《正統道藏》“罔”字一號趙學士《道德真經集解·序說》引“葛玄序曰：夫《五千文》蓋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之經也。”“短”字五號董思靖《道德真經集解·序說》引“葛玄序曰”同，僅少後一“之”字，又云：“劉歆《七略》云：‘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而葛洪等又加損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應九九之數。’”敦煌寫本伯二五八四號《老子道經》上：“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號曰河上公焉。”“太極左仙公葛玄曰：‘老子以上皇元年……’”“道士鄭思遠曰：余家師葛仙公。”在“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一段文字之前伯二五八四號有“無爲之文，汙之不辱，飾之不榮也”三句，當是葛洪之文。王利器說：“（《老